

T5236 .03/4M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16

文選

騷詩

十六

卷三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張銑

呂延濟李周翰

劉良呂向註

雜擬下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陽源

善同濟註袁淑字陽源

濟曰沈約宋書曰陳郡陽夏人也好

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

率及兇劬行墓逆淑諫見害白馬篇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善曰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西

京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良曰遊俠之人

佩劍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健貌五陵漢

帝陵豪傑所居**秦地天下樞**八方**秦才賢**善曰戰國策

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

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註曰秦聚

也向曰湊會也言秦**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

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

**年**善曰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

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死洛少年邯鄲

遊士**銑**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意氣深自**

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

**負肯事郡邑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

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

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

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翰**曰言**藉藉**善作**關**

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

**外來車徒傾國**善曰籍籍關外來謂被徒關

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註曰

市物邸舍也今云鄜以明市也**濟**曰籍籍誼

盛貌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

**五侯競書幣羣公**

也言車徒之衆傾於國鄜

**亟為言**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

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權

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

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

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

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徒豪茂陵衛將軍

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

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良**曰古人

相問必為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侯**義分**

樓護皆與之通五侯競致書幣以贈也

**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五臣作絃**善**曰義分則

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

明於霜信行直如弦

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

明於霜信行直如弦

修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水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韻音先叶善

曰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馬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

二縣名遊俠歡宴之處

捐信廣雅曰諾相然許之辭也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

終不坐相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善曰公捐捐弃也

曹子標劔而去之劉兆曰標辟也影與標字同字堯切

濟曰影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或以憤怒而出其泉宮名

海懸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

高而闕也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

意遂豈校耳目前善曰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非失當年

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榮望

然善曰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傳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俠聞言俠道之善

古今共知如此

倣古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醉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善曰醉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問也遼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為言也昔隸李

將軍十載事西戎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

西戎也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隸附也西戎即大宛國結車高闕下極望

見雲中善曰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

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

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向曰結聚也高闕山

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

如節霜雨多異同善曰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

且苛毛詩傳曰燠煖也夕寐北河陰夢還甘

泉宮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

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勤役未云已壯年

徒為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善曰曹植雜

詩曰轉蓬離

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

飄流我今擬古二首

劉休玄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鏐

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

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

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

擬行行重行行銑曰此篇叙閨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善曰楚辭曰路眇眇

為藥所毒時年二十三

內食中毒殺之

思遠之意

之默默廣雅曰眇眇

遠也左氏傳童謡曰遠哉遙遙  
向曰遙遙心不安貌  
回車背京里揮手

從此辭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

謂都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  
銑曰京里  
堂上流塵生庭中

綠草滋善曰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翰曰流遊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

塵草將寒蠶將翔水曲秋兔依山基善曰淮南子曰兔走歸窟

寒蠶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蠶水鳥哀猶愛也  
濟曰言寒蠶依水秋兔依山皆得其所

而不歸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

酒長相思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

風至對酒不能酬  
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衰暮悲

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

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已

已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善曰陸機為顧彦先贈婦詩曰京洛

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紈緇帛之黑色言晝夜坐卧唯見此而已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善曰曹植七哀詩曰

不治  
翰曰言泣涕之容不可脩飾幽匣之鏡誰復重理  
願垂薄暮景照妾

桑榆時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

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老年

年

擬明月何皎皎良曰此篇為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

秋月善曰鄭玄詩箋曰層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也相子新

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向曰宿謂星也浮雲薄雲也藹蓋也層闕高

闕玉宇以玉飾屋也延引也 結思想伊人沈

憂懷明發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

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也言 誰為五臣作謂客行久

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 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善曰潘岳悼亡

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崑崙而君是越斯亦難

矣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欲就君河廣山高不可逾越而至

###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五

作興亡言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

良曰宦學踐歷詳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

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樊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賑隆周之大寧

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

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向曰又沒離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

宮地安識壽陵園

善曰甘泉賦曰遙遙離宮殿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

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徒民以奉園陵名皆言蕪沒不識其處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

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善曰郭象莊子註曰詩隱謂之

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

已矣抱命復何怨

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善曰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

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之命能為怨嗟乎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善曰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

七發曰馳騁角逐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

向曰幽并二

氈帶佩雙鞬

居象旅插楚彫服

善曰搜神記曰大康中以檀為豹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

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截箭弩謂之服引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

彌魚服鄭玄曰彌弓之末擊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

亦帶也服盛箭器彫畫

獸肥春草短飛鞞控

越平陸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鞞馬勒鞞孫子曰平陸平處



翰曰飛韉走馬也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曰善

越度也平陸平道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曰善

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石梁有餘勁驚雀無

全目善曰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

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

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

梁山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

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

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

羿之善射至今稱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

之良同善注

我一白羽將以分虎五臣曰白羽矢名國

之贈望之如茶漢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

符五也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

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銅虎符

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

取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善曰魯客假言揚子

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

上林賦註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褰毛萇曰

丹朱中衣也銑曰魯客謂魯

人也衣禪復具曰襲丹素中衣既荷主人恩又

蒙令尹顧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

顧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日晏罷朝歸輿善

也翰曰荷負也顧眷也

鞞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

所欲道得善作亦何懼善曰論語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光榮賓僕遠慕也昭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善曰儒生自謂也

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有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為誤也伐

木清江湄設置守兔仕兔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河水清且漣漪又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又曰趨趨兔免遇犬獲之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

故舊也湄岸也且網也兔免狡兔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善曰論語曰吾十有

書注曰翰筆也銑曰背文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弱冠謂年二十也多遊秦宮善曰華覈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

士朝臣也飛步高步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善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

之風善濟曰見君子古人道德之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善曰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

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

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躡駁也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

博聞舌端能摧羞當白璧賦耻受聊城功韓詩折文士之筆端

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  
 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  
 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向曰  
 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相莊周不受魯  
 仲連為齊以書與燕將下燕 晚節從世 五臣  
 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不受 作時務  
**乘障遠和戎** 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  
 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  
 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銑曰晚節末  
 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 **解佩襲犀渠卷袞奉**  
 從時事乘邊遠撫戎狄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  
**盧弓**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  
 也表書衣也盧弓征伐 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  
 之弓謂弁筆從戎也 **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  
 終 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  
 終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終司馬彪曰誰

知禍之所終者也 濟曰始願為文  
 力已不及今為武士未知其終竟

**學劉公幹體**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  
 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蔡  
 琰詩曰處所多霜雪

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  
 有寒山連龍輶然王逸曰連龍山名 向曰胡  
 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名 **集君瑤臺裏飛舞兩**  
 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山

**楹前** 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  
 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銑

日瑤玉也以 **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善曰神  
 玉飾臺也 農本草

日春夏為陽 銑曰茲辰謂冬時 **豔陽桃李節**  
 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

皎潔不成妍

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代君子有所思

五言 翰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善曰鄴中記曰鄴城西立臺名銅雀臺

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

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良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

綉薨結飛霞琰題

綉薨結飛霞琰題

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琰玉也

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市邛

越善曰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齊代邛越四

齊國多美女故進之邛越二

待明發

善曰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

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毛詩曰明發不寐

翰曰言陳鍾樂笙歌陪夜讌至於明發也

不可還身意會盈歌蟻壤漏山阿

善作

金骨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

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

骨之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  
 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寃俯仰  
 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意歡會  
 亦有盈歇蟻蚍蜉也壤蟻穴土也漏因穴漏水  
 山阿猶大隄也言大隄之敗在蟻穴之漏金骨  
 之銷亦在如絲之  
**器亞答滿敬物忌厚生沒**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孔子  
 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甯坐之  
 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  
 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  
 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謂然而歎曰  
 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  
 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也良曰器敬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  
 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也言人養生  
 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成焉

**智哉叅多**  
 辨物情之明暗

**服理辨昭昧**  
 未叶韻 善曰莊子冉求問於  
 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

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  
 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向曰智哉歎美之辭多士謂羣官也服習理道  
 也言習道可以  
**倣古**

**范彥龍**  
 銑曰此言  
 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善曰楚辭曰增冰峨  
 峨雪千里 翰曰寒

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

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  
**河城**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  
 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

繞城下故號交河齊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霧重折樹迷城

朝驅善作左賢陣夜薄休屠營善曰漢書李將

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也左賢休屠皆昔事前軍幕今逐嫫姚兵善曰漢書

日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

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嫫姚校尉也向曰李廣為前將軍霍去病為嫫姚校尉也事

逐皆從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善曰漢書曰

軍食其合軍由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有失道引刃自剄又

曰宣帝命虎牙將軍因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

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

作逗音豆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言

此刑法皆至死也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善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

滿曰德之休明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休明也

###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

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

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鼻芳草寧共

氣而皆悅於鬼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  
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  
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  
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况復殊於此者  
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弊  
是以邳鄆託曲於李竒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  
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復古但關西鄴下既已  
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  
碧沈浮之殊僕以為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

三十首詩教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  
乖商榷云爾

古離別五臣作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曰

關濟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善曰

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

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為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而黃也蔽暗也何

時還言未還也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

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不團兮向日秋露下垂而團言時節速改

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

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君在天一涯臣

作君行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李

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翰

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兔

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

絲及水萍五臣所寄終不移善曰爾雅曰女蘿

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

樹根於上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

依水如浮萍齊曰兔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

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

易移

李都尉從陵良曰此擬攜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善曰蘇武詩曰我有

良曰踟躕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良曰滋多

徘徊貌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善曰言魚處水而

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

藉也向曰悠悠流水貌魴魚名得所薦謂得

其所而我在萬里結髮作友不相見善曰古詩

處而我在萬里結髮作友不相見善曰古詩

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袖

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不得相見中

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鸞善曰相子新論曰若其

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陳琳

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



曰願為雙飛鷺雙或為南淮南子曰鷺鴈代飛許慎曰鷺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鷺文與此同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鷺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班婕妤 詠扇 良曰此擬新裂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

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濟曰紈綺類也圓月陰象取與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

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善曰列仙傳曰蕭史

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 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 upstream 良曰秦

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 彩色世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

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善曰

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向曰言彩色雖可

重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謂 君子恩未畢零

落在中路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

而時已涼故 零落落於中路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善曰曹子建詩曰置

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閣神飈自遠

臺側夕宴華池陰 銑曰飛閣高閣 神飈自遠

至左右芙蓉披 善曰曹子建公燕詩曰神飈接

蓉披 向曰飈風也言天子所處 綠竹夾清水 則起神靈之風披開芙蓉之花

秋蘭被幽崖

善作涯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修竹檀藥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燕

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 翰曰幽崖深岸也

月出照園中冠珮相

追隨

善曰曹植公燕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客從

南楚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

五臣作浦聽者未

云疲

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鱣魚也韓詩

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 濟曰客席之所尊也南楚者託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

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况聽者能疲殆乎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

為

善曰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 為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良曰高文綺靡

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

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

善曰莊子建名都篇曰雲

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

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銑曰言歡

宴之賓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翰曰擬贈下 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記曰虞

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良曰君王

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恡惜也

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

善曰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傳玄西都

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

羅列也第宅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善曰鄴中記曰

銅雀臺地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 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

清池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 **涼風盪芳氣碧樹**

**先秋落**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 翰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初秋

也 **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 善曰魏文帝秋胡

路 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 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 **褰裳**

**摘明珠徒倚拾蕙若**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 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

若以為佩 良曰褰舉摘取徒倚移行貌蕙若

也 **春我二三子辭義麗金縷** 鳥郭 善曰曹

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

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縷

善用也 向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縷彫

**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 善曰吳都賦曰有吳

宣於延陵端委至德太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

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

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 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佩

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

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

**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季布一諾言此二人 善曰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 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 食資取笑葵與藿 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

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以此為戒

劉文學

感遇

楨

濟曰感恩也思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

善作團圓

霜露色

善曰言桂露霜露而色不渝身

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凝

貌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

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向曰橘柚在南

國因君為羽翼

善曰橘柚在南雖珍湏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橘來服

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

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

謬蒙聖主私託身文

墨職

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註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

填委文墨紛消散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已得為文墨之職謂為

平原侯庶子

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

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

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也齊華

日丹彩猶恩遇既過敢不勉勵自彫飾也

善曰古詩曰上金殿

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

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王樽良曰言良辰

於金殿之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曹植

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縲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同結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

受君大恩不可測度

王侍中

懷德

粲

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

身適荆蠻

翰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荆州

既傷蔓草別方知

杖

第

杜情

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

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時散於行旅也

峭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

善曰峭函峭

吕氏春秋燭過曰吳為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

其堙盡良曰峭山函谷關及秦所造冀闕皆

化為丘墟緬微也縱橫謂亂

倚棹泚涇渭日暮山河清

善曰

日揖謂之擢棹與擢同

向曰

蟋蟀依桑野嚴

風吹枯

善作

莖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

者蠲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

日蟋蟀悲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

喻危也鶴貫益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

善曰鶴鶴

三十載幸遭天下平

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來

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賢主降嘉賞金

貂服玄纓

善曰賢主魏太祖也時粲為侍中故

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齊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

侍中之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

特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燕詩朝露竟幾

何忽如水上萍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汎

西蓋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蕢隨水浮汎乍東乍西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

忽疾貌水萍喻無依託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善曰新

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履其禮度則如松栢之有心不改柯葉傾落福履

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善曰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

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嵇中散志

康濟曰言志言本有高尚之志而橫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五臣塵善曰嵇康幽憤

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事遠想出

宏域高步超常倫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向曰宏大倫輩

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

池津善曰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

爲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

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

有天津玉池傳玄嶽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

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大域越常輩同靈鳳匿光景食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也高潔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善曰莊子曰夫

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  
 解也又曰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  
 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  
 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  
 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銑曰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  
 處順憂樂不及故曰無累養德謂曠哉宇宙惠  
 以道德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

**雲羅更四陳** 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  
 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  
 冠雲霓而張羅 翰曰言天地  
 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

**哲人貴識義大**  
 雅明底身 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  
 庇身也 齊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  
 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庇蔭其身

**莊生悟**  
 無為老氏守其真 善曰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也

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  
 抱素守真不文飾也 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  
 皆道者之流無為任物  
 自為守真不污本性

**天下皆得一名實又相**  
 賓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曰堯讓  
 許由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  
 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向曰名者實之賓  
 言名實又 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曰 辛 善曰樂動  
 相為賓主 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 咸 善曰郊魯侯賜之  
 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 為膳鳥眩視憂  
 悲不敢食一 齋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養鳥也 銑曰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  
 池擊鍾鼓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  
 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  
 鍾鼓 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善曰西征賦曰  
 之音 無柳季之直道

佐士師而一黜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愁康  
憂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魏氏春秋曰初  
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  
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  
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翰曰言  
康以直道而被幽繫故以  
登為知人也餘同善注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  
**書紳**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  
未能遠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  
代書紳以為戒也紳大帶也

**阮步兵懷籍**

**青鳥海上遊**駕音預斯萬下飛善曰阮籍詠懷詩  
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  
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

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羣  
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  
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蜩與鸞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  
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  
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尺  
鷁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  
此小大之辨也同馬彪曰蜩蟬也鸞斯小鳥毛  
長詩傳曰鸞斯鴨居鴨居雅烏也音豫 良曰  
青鳥海鳥也海上蒿下寬隘  
不同適性逍遙其致一也  
**沈浮不相宜羽翼**

**各有歸**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  
籍詠懷詩曰鸞斯飛桑榆海鳥運天迤

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向曰沈謂蒿下浮  
謂海上各是所游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  
云各  
**飄颻可終年沆瀣安是非**善曰阮籍詠懷  
有歸



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  
 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颻蒿下沆瀣  
 海上逍遙一也銑曰飄颻輕飛貌可終年謂  
 鸞斯也沆瀣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安  
 知其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善曰阮籍詠懷  
 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翰曰朝雲高唐神也  
 言高唐神乘雲變化為**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  
 其光色當代所希有微善曰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  
 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  
 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濟  
 曰言此幽微之事難知

張司空

離情

華

秋月映

善作照

簾櫳懸光入丹墀

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

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  
 良曰櫳檻墀堦也言月映簾櫳垂光入於丹堦  
**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

網絲

善曰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曰閑

辭曰臯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  
 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  
 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向曰帷  
 幔也蘭逕謂夾逕時蘭也網絲謂蜘蛛網也言  
 無人行**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善曰張景陽  
 而致此

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銑曰紅彩延佇整綺綺萬  
 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延佇整綺綺萬

里贈所思

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

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 翰曰延願  
頸佇立整理絞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 願  
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  
信有如皎日 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夫  
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

潘黃門

述哀

岳

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善曰楚辭曰青春爰  
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  
以素秋則落也 良曰天機璇璣運時之急速  
忽及 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 善曰潘岳悼亡  
素秋 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 詩曰之子歸窮  
泉重壤永幽隔 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 殯宮  
深泉也悽愴悲傷也無終畢言不極也

已肅清松栢轉蕭瑟 善曰陸機挽歌曰殯宮何  
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栢梧桐以識其  
墳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良曰肅  
清猶寂寞也蕭瑟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 善曰  
瑟風吹松栢聲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 楚辭  
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  
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濟曰弭止也言尋思哀  
念非但一 撫衿悼寂寞恍然若有失 善曰潘岳悼  
長歎息王逸楚辭注曰恍失意也後漢書曰戴  
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良曰悼傷也恍  
驚視親言傷此寂寞 明月入綺窻髮髯想蕙質  
驚視左右有所失也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明月何朧朧  
獨無李氏靈髮髯觀爾容古詩曰交踈結綺窻  
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  
髮之耳 向曰髮髯想見貌蕙質言體質芬芳  
如蘭 銷憂非萱草永懷寄 善作 夢寐 善曰毛詩  
蕙

如蘭 銷憂非萱草永懷寄 善作 夢寐 善曰毛詩  
蕙

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 銑曰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 夢寐復冥冥何

由覲爾形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

曰慮患於冥冥之外 翰曰冥冥昏闇也 言夢寐之中又昏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 我慙

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

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

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

言語悲喜恩情如坐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

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

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

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

館有氣焉頃史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

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

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

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

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視之果如其言

為之立館名曰朝雲 濟曰自歎無 駕言出遠

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餘同善註 駕言出遠

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善曰

曰駕言出遊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絕 日月

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絕花落喻死而不還 日月

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

也 向曰言日月雖遠 起因思憶情猶未平

陸平原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

子國儲副君琴操史

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為太子洗馬

言太子之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善曰陸機恩被於已

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又永嘆遵北渚翰曰明發言發夕至曙歎

息懷密親流念辭南塗音逝銜怨別西津善曰陸機友近親

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馳五臣作驅馬遵淮泗濟曰淮水涯津渡口

旦夕見梁陳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執遠遊越梁陳

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服義追上列矯

迹厠宮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上列謂枚乘相如朱發

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善曰毛詩曰朱芾斯皇室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毛

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銑契闊承

曰朱黻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

華內綢繆踰歲年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

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絲也踰越也言見顧

過越於日暮聊揔駕逍遙觀洛川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

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川齊曰揔駕停車也洛川洛水徂沒五臣作役多拱木

宿草陵寒煙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

拱木宿草犯遊子易感愴五臣躑躅還自憐善

寒煙而已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

望故鄉顧影悽自憐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為慨歎躑躅不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安貌自憐自哀憐善曰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

寄言於三鳥兮去飈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本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我寄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

### 左記室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

姓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百年信荏苒何

用五臣苦心魂善曰張華勵志詩荏苒代謝

何為苦心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當學衛

年如少時之間何苦心魂自為淪隱

霍將建功在河源善曰衛青霍去病陸賈

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源也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

域珪組賢君眇青紫明主恩善曰漢書夏侯

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眇顧

恩惠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善曰漢書終

也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

吏帝悅之起遷歲中至太中大夫銑曰尊達

謂見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善曰左思詠史

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翰曰金日磾

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娣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乘華軒王侯貴

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善作娛飛蓋東都

門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

謂婁敬議都而封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

而登御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

送踈廣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

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

張黃門雨苦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善曰曹子建情詩曰

雜詩曰丹霞啟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良

日陽景日也丹霞赤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陰

氣盛故水鶴巢層甍山雲潤柱礎善曰鄭玄毛

鳥將陰雨而鳥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

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木銑曰層高也

甍屋棟木也礎礎石雲起有弁五臣興春節愁

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弁興南岑王

霖貫秋序仲宣有愁霖賦良園有滄雨師也

貫達也言雨起春燮燮涼葉奪戾戾颶風舉高

節而達秋不歇談作譚玩四時索居暮儔侶善曰楚辭曰溘颶

風余上征曹子建

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  
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  
濟曰燧燧猶漸也奪落兵急慕思也言秋葉漸  
落急風斯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儔侶

青苔五臣作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

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草木華盛貌  
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

良曰若草梢也蕤蕤也宿楚叢木也  
言青苔漸黃蕤成叢木歎歲月將盡

交無以慰延佇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  
安在我延佇善曰百慮何為至向曰慮思也百

思言不一友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  
也言交人不來無以慰我久待之情

劉太尉傷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  
贈太尉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良曰此擬贈盧諶詩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善曰劉琨答盧諶詩  
曰厄運初遘陽文在

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

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

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

激愈氛霧其如塵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

有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秦趙值薄蝕幽

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橫叛

并逢虎據善曰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

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與師

龔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翰曰秦

姚泓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據并州  
劉琨所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喻  
威武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騫善曰劉琨勸進  
之盛表曰荷寵三世  
左氏傳曰遠啓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  
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  
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雖無六奇術冀與  
感動激發循此馳駟於軍戎

張韓遇

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稀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良

曰陳平有六奇之策張張良韓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冀

同三賢遇漢高審戚扣角歌栢公遭乃舉善曰淮南

子曰審戚擊牛角而歌栢公舉以為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

向曰審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栢公遇而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善曰左

之以為田官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銑曰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善

言此是冒觸險難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謀贈崔温詩曰古人非所希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荀審之度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善曰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謀贈崔温詩

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濟曰濠城千里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

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

百慮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謀詩曰中

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竹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

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懣然也撫枕百慮言不安卧功名惜未立玄髮

已改素善曰劉琨重贈盧謀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

藻玄髮吐素華向日謂時哉苟有會治亂惟未能屢復晉室而髮已白

冥數善曰劉琨重贈盧謀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濩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



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  
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乎 銑曰言大  
平之時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  
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 盧郎中 感 誌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善曰盧諶答魏子悌  
詩曰崇臺非一榦珍

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多爾雅  
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 翰曰厦大屋也構

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宰 臣也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英俊著世功

多士濟斯位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

成大業羣賢濟弘績 濟曰英俊之人著 眷顧  
立濟世之功衆多之士共佐天子之位

成綢繆迺與時髦匹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  
諶答魏子悌詩曰與時髦匹

來會敢齊朝彥跡 良曰諶言蒙琨 姻媾久不  
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為匹偶

虛五臣契闊豈但一 善曰盧諶贈劉琨詩曰申  
作虧 契闊又答魏子悌詩曰

恩由契闊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向曰  
姻媾謂謀妹嫁琨弟契闊謂同遭亂殺其父母

豈但一言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善曰盧諶  
非一事也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 常慕先達槩  
險 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憂

觀古論得失 善曰槩志節也馮衍顯志序曰追  
觀古論得失 觀往古得失之迹 翰曰槩志節槩

也言我慕先達節槩之人 馬服為趙將疆場亦  
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 馬服為趙將疆場亦

得清謚 善曰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  
得清謚 走遂解闕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

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謚靜也 濟曰趙奢號曰

馬服君為趙守邊疆界清靜秦兵不敢東關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

出善曰史記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

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

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

也良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善曰范曄後

同善注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

曰閔其化也向曰慨嘆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歎無帷幄

之謀而能從善遷變故云慙也羈旅去舊鄉五臣感遇喻五臣

琴瑟善曰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信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銑曰

言謀羈旅并州感現恩遇過於琴瑟之和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善曰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尚書曰君子所其無逸翰

曰杞梓美材也自顧非美材勉力之戒在無逸豫而已更以畏友朋濫吹

乖名實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

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

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莊子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濟曰此言無能濫在現下名過其實也

郭弘農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璞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

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良曰  
靈草芝草也濱涯也奇石可食  
而仙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  
**偃蹇尋青雲隱**

**淪駐精魄**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  
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向曰偃蹇緣高貌隱淪謂絕迹也駐留也精魄  
魂魄也不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善曰道  
其身則不死  
之人士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  
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  
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  
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悵  
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裙為戶所閉掣絕而去  
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裙  
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  
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

玉液謂  
**朱霞入窻牖曜靈昭空際**善曰十洲記  
玉膏  
說文曰隙壁縫也翰曰曜靈  
日也隙穴也言所居之處高  
**傲睨摘木芝陵**

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  
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

**波采水碧**善曰江賦曰水夷倚浪以傲睨本草  
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凌波  
微步江賦曰水碧潛珉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  
郭璞曰碧亦玉也齊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

芝別名木  
玉仙藥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

**術豈愁濛汜迫**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  
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  
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安期先生  
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于濛汜齊曰

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  
也濛汜日入之處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

濛

張五臣廷尉雜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善曰列子曰太素者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

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

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

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

煦萬物著形不同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天

使各得其性而止善曰

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

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

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

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

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向曰

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

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道喪涉千載津

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

梁誰能了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

濛

張五臣廷尉雜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善曰列子曰太素者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

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

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

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

煦萬物著形不同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天

使各得其性而止善曰

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

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

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

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

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向曰

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

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道喪涉千載津

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

梁誰能了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

濛

張五臣廷尉雜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善曰列子曰太素者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

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

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

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

煦萬物著形不同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天

使各得其性而止善曰

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

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

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

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

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向曰

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

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道喪涉千載津

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

梁誰能了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

濛

張五臣廷尉雜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善曰列子曰太素者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

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

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

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

煦萬物著形不同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天

使各得其性而止善曰

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

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

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

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

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向曰

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

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道喪涉千載津

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

梁誰能了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

濛

濛

濛

極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為夜五寸為晝晝  
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死復生雖一尺  
之杖無有窮時  
故理足不少  
問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善曰  
蒼頡

篇曰問大明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  
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良  
曰問問明也憑依軒檻也詠  
浪迹無蚩妍然後  
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

君子道  
善曰晉戴逵栖林賦曰浪迹穎湄樓景  
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  
向曰浪  
放蚩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  
領略歸一致南山  
無醜好乃得為君子之道

有綺皓  
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  
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  
商維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  
隱曜  
銑曰言理要之道異塗而歸一致也綺

綺里季皓老人貌南山  
商洛山也四皓隱所  
交臂又變化傳火乃薪  
草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  
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傳若哀死則  
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  
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  
郭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  
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  
續而不絕明盡生也  
翰曰言變化之理執持  
不停薪草相繼火傳不滅如人彊求不絕  
死則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絕  
豐豐玄

思清曾中去機巧  
善曰許詢農理詩曰豐豐玄  
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  
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澗澗然用力甚  
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  
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

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

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  
如決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機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慙俯  
而不對 濟曰壘壘勉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  
清靜之道去機巧於情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  
府之中則與道相合 鳥善曰莊子曰吾喪我我自忘  
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  
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  
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  
諾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良曰昔有人  
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  
懷則禽獸  
不懼於已

許徵君序

善曰晉中興書

高陽許

張子闇內機單生敵外像

五臣作象 善曰莊

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  
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  
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 向曰象法也張毅是闇內治之幾微 一時  
單豹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排冥筌冷然空中賞

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之  
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

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涉空得中而  
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五日  
而後反司馬彪曰冷然涼貌也郭象莊子註曰  
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翰曰冥  
理筌迹也冷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

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  
士皆欽愛之 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無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遣此弱

迹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為樂喪情資神任獨往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

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

顧世濟曰弱喪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之好生惡死亦同弱喪矣資操也

言遺此弱喪之情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

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善曰隈曲也賈逵國語註曰肆

恣也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敬西征賦曰厭紫極之閑敞良曰藥仙藥芝

草屬也閑菴菴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播激

飈石室有幽響善曰攝窻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冷冷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

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向曰菴菴遠也寄意謂所寄至道之意勝謂勝於俗情也言至道

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攝屋栢也激射也去鮮飈鮮潔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山響也

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

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

道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勸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善曰莊子

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

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

聖人污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汚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朗明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

名利不成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齊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消散塵網喻世事言脫落五

難超絕去世事

**殷東陽**與**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直趣**善曰毛萇詩傳曰萃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良曰萃聚也言陵晨觀望萬

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積至道之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向曰遼高亮明也言

雲天既高復與適我心者相遇**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善曰

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銑曰青松喻真性萼花惠媚喬高也**極**

**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

**務**善曰韋昭國語註曰緬邈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

從之銑曰眺視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求仁既**

**自我玄風豈外慕**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

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

求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直置忘所宰蕭散**

求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



**得遺慮** 善曰惟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齊曰蕭散空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謝僕射遊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 善曰左氏傳商臣曰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 良曰衿心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

**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 善曰毛詩曰薄也 曰善御者正身揔轡也 向曰衢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而散情慮故持轡出省而往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曜巖阿雲**

**霞冠秋嶺** 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曜秋華 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貌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 岳阿 眷然惜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

**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 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卷息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息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

**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

日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濟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善曰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能取之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良曰藏舟于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以堊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陶徵君田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善曰歸去來詞登東臯以舒嘯風俗通曰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向曰苗五穀之苗臯澤也阡陌田之封疆雖有荷鋤倦

濁酒聊自適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

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埴井之姓與郭象注曰自適其志

者也銑曰言雖有荷鋤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日暮巾柴車路閣光

已夕善曰歸去來詞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翰曰巾飾也柴車羸車也閣

夕皆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廉隙善曰歸去來夜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晚望火而問君亦何為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

百年會有役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

良曰問君謂自舉以問以答何為但願桑麻成

辛苦答云人生百年皆有勞役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

**蠶月得紡績**善曰陶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

公文伯之母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善曰方

紡績不懈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

本也謝靈運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向曰

蹤論語曰益者三友但願幽靜同蔣

言我宿素之心謝開三逕望三益之友而已

謝臨川遊靈運善曰楚辭曰入激浦

**江海經澶迴山嶠備盈缺**善曰楚辭曰入激浦

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

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且遂復經盈缺春秋元

命苞曰日月盈而闕者詘鄉尊米均曰詘還也

君也銑曰澶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缺謂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翠峯杳與廬**

**霍絕**善曰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

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滅詩曰息必廬霍

期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謂懷

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巴廬霍二山名

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碧障五臣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善曰碧鄣出碧之鄣即玉

碧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瀾周

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濟

曰碧玉也障小山也周流長遠貌潭水

之深澄澈清也言金者下有金沙因名**桐林帶**

**晨霞石壁映初晰**音折善曰說文曰昭晰明

切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

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乳竇既滴瀝**

切

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乳竇既滴瀝

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乳竇既滴瀝

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乳竇既滴瀝

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丹井復寥泚

音血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昭

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洎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辭

注曰泚寥曠蕩空虛靜也 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貌丹井朱砂井也寥泚深也

崑崙轉奇秀岑峯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

沙汭

若拙反 善曰說文曰崑崙山巖也五成切文字集略曰崑崙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峯

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珣也思玄賦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砂汭之際 銑曰

崑崙岑峯並山勢不齊貌赤玉寶也瑤溪玉溪也汭岸也言沙石之文五色如雲錦被於岸

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

常列 善曰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狴聲如人

野 翰曰猩猩鳥名鼯鼠飛狴也逝往也 南

中氣候暖朱華凌

五臣作陵

白雪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

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温草木常華 濟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犯白雪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善曰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

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

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

言遊觀奇

身名竟誰辨

善作 圖史終磨滅 善曰

異於此 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謀復磨滅 銑曰辨識也言身名誰人能識遊山所記

之圖史終

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滢

善曰楚詞曰桂水兮

見磨滅 潺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 銑曰桂水水名海涯曰滢

攝生貴處

順將為智者說善曰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眾人說莫與智者論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我將為智者陳說此道

顏特進侍 延之

太微疑帝宇瑤光正神縣善曰淮南子曰太微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畫象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濟曰太微星宮名瑤光北斗柄端尾也言匠人上法

太微宮以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揆日察書史相都麗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尚書序聞見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尚書序安國曰欲以為都也良曰揆度察明也度日所損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也言此都華於所聞者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風所見者

蘭橈停冬霰善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橈 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也檠椽霰雪也 青林結冥濛丹巘被五臣葱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菑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山樹也冥濛葱 山雲備卿霽池卉具靈變善曰舊山樹之色

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

山樹也冥濛葱 山雲備卿霽池卉具靈變善曰舊山樹之色

芝之末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  
銑曰卿霽瑞雲也卉草也靈變異狀也  
重陽

集清氛善作下輦降玄宴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句始而

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  
玄德升聞玄猶聖也翰曰上為陽而清澄亦

為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驚望分寰遂矚曠

言上至天邊就幽處而宴驚望分寰遂矚曠

也濟曰驚望謂馳目遠望寰域氣生川岳陰

遂鄉遂也視矚也都邑甸郊也

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五臣籛瓊弁善

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  
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說文  
曰籛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

冠之飾也溢滿籛北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賜

也步欄謂長廊也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久留也禮

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

良曰禮成樂闋賓客將散測恩躋踰五臣逸公

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眄測恩躋踰作愉逸公

膝情浮賤善曰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

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情不明也

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耻名浮於行曰向曰

躋登愉樂情慙也言天子賜深恩得榮重魏兼

登樂逸自顧為隨牒之任慙其浮賤榮重魏兼

金五臣作承巡華過盈瑱他殿善曰孟子曰

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

尺吳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  
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侍宴其於敢飾輿人

詠方慙綠水薦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

謀吳都賦曰樹以青槐巨以淶水淮南子曰牙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聽輿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獻此詠然後終慙古人綠水之詩綠水古詩也

謝法曹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而拙切 善曰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

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方涓 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

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

善曰謝靈運訓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 良曰

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山異隔豈惟古人有千里之曲

芳塵未歇席淞

臣

作淚猶在袂 入 停艫望極浦拜棹阻風雪 善曰

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 說文曰艫舡頭也楚詞曰望淞陽兮極浦謝

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拜止也 向曰芳塵謂靈運所行處歇止也袂袖

也阻風雪 風雪既經時夜永起 五臣 懷思汎濫 言當時也

北湖游茗

善作

亭南樓期

善曰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

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 銑曰北湖 游南樓期謂却叙前事也茗亭樓高貌 點翰

詠新賞開泰瑩所疑

善曰謝靈運答惠連詩曰陵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翰曰翰筆也泰書衣也 瑩磨也疑謂有所不決 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

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

善曰毛詩曰桑之末落其葉沃若楚

詞曰質銷鑠以為約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 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

盛亦畏銷鑠謂衰散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謂輕薄善曰毛詩曰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詩朋友道絕焉良

輕薄而朋友道絕不相往來共秉延州信無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

暫仲路諾善曰延州信謂挂劍也向曰秉執挂於壟上子路無宿諾

言執信不慙此二人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

時而不改柯易葉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歲三結實也筠

竹箭言情志託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善曰此芝筠之芳堅

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翰曰攪亂也言託殷勤之心只亂所思

之今行嘒呼嘒外銜思至海濱善曰孔彙會稽記曰始寧

縣西南有嘒山剡縣有嘒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朝徂銜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嘒他乎切嘒

食證切濟曰嘒覲子杳未儻款睇在何辰善曰孔安國尚書曰儻見也字林曰款誠也意

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良曰杳遠睇視也言我觀子遠未能相

見款視知在何時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

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向曰雜結也言結芳草為珮折疏麻之

華以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無陳心怡一

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臯善曰曰中心怡怡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爰

謝又曰馳騫平江臯銑曰怡憂也羈旅在此



非為遨遊但避風雪也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

耳霽晴也臯江曲也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誦

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翰曰纜繫舡索鬱陶

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煙景若離遠末響寄

瓊瑤善曰瓊瑤謂玉音也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木桃報之

王徵君疾養微五臣作徵銑曰此詩被

窈藹瀟湘空翠澗澹無滋善曰窈藹深遠之貌

之滋潤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寂歷百草

晦欬吸鷓鴣悲善曰寂歷彫踈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

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之晦欬吸疾貌楚辭曰鷓鴣鳴而悲鳴

猶俄頃鷓鴣鳥名悲鳴也清陰往來遠月華

散前垺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善曰說文曰鍊化金也鍊

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窓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銑曰清陰日也

擗堦矚對幌窓也汎瑟謂撫瑟也遙遠也帷謂山中水碧驗未黷金膏靈

詎緇玉也善曰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

日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而緇黷緇

而緇黷緇也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善曰楚辭

今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漾焉可能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帝子娥皇女

英蕩養言隨波上  
下不可與之結期  
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  
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  
又曰抒中情而屬詩  
良曰悵然失志貌言  
失志山中抱其痾  
疾而屬綴此詩

**袁太尉**從駕

**淑**高祖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扮邑道嚴玄**

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扮

扮榆社也漢書高祖禱豐扮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

致敬漢豐邑有扮社宋漢之子**恭絜由明祀肅**

**駕在祈年**

善曰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

祭祈求也言郊**詔徒登季月戒鳳燕行川**善曰天求明年之穀

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警華芝行川所行

之川也行猶道也**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凰蓋也藻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

所行**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善曰高唐賦曰

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昭曄以星懸**良**曰旆

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朱擢麗寒**

宸網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朱擢麗寒**

**渚金鏐映秋山**善曰朱擢以朱漆飾擢也蔡邕獨斷曰金鏐者馬冠也高

廣各五寸**羽衛鶩**麗映謂照曜也寒渚秋山所遊之處

**流景綵吹震沉淵**善曰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

也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

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壘善曰禮記曰天子五

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

斷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

籍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壘之冤屈

丹絃善曰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

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

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

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

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

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翰曰毗田人言

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

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

以考玉律朱絃之樂

天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

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

子曰八紘北方曰積水高誘曰北方寒水所積

因以為名積冰也濟曰軫車也桂海南極冰

天北極也言文軌聲

和惠頌上笏恩渥浹下筵

善曰禮記曰天子五

年一巡狩命太師陳

詩以觀京國之風

也視都壘之冤屈

五臣

謠響玉律邑頌被

善曰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

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

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

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

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

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翰曰毗田人言

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

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

以考玉律朱絃之樂

天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

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

子曰八紘北方曰積水高誘曰北方寒水所積

因以為名積冰也濟曰軫車也桂海南極冰

慕巡河前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

維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玉孝

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之

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濱神龜負圖而

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

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

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

廣雅

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

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銑曰言我服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銑曰言我服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謝光祿遊莊

肅舫出郊際徒樂五臣作藥逗江陰善曰楚辭曰乘舫舫余上沅兮

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舫舫窓牖也徒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翰曰肅敬舫舫也江陰北

江岸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濟曰藹

藹盛貌沈沈深靜貌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潄善曰劉淵林吳都賦

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潄水傍也濟曰嶼水中山也秋葉黃故云照冒覆也潄

水畔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善曰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

架焉濟曰松橫生曰架風散則靜默五臣鏡松架益危雲繁則山路增幽也

繇野四睇亂曾岑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毅梁傳曰縣地千里濟曰

鏡睇皆視也繇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氣清知鴈引

露華識後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善曰雲

也蒼頡篇曰紱緩也黻與紱通煙駕煙車也金金印也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後音

稍哀也雲裝仙人以雲霓為裳也黻冕也言見此仙道可解黻辭榮以從之始整丹

泉術終觀紫芳心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龐采若乾之華飲丹壑之泉

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

向曰整信也丹泉丹壑之泉飲之不死行光自容齋無使弱思侵

善曰楚辭曰雲今電驚儵忽今容齋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齋自在貌弱思謂俗事言我

故不使俗事侵害

鮑參軍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 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

以禮豪士史記曰虞鄉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

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

及者也 翰曰豪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璧以聘之亦不顧矣言小人重禮遇之恩光 狗

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 善曰莊子曰彼所詢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勒而從勒音的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 濟

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 孟冬郊祀也執羈謂執羈勒從軍而去鄉也

月殺氣起嚴霜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

停盛陽氣日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戎馬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稔也殺氣寒氣也

粟不煖軍士冰為漿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 向曰不煖猶不

煮軍士皆 晨上城臯坂磧礫皆羊腸 善曰薛綜以冰為漿 東京賦注

曰旋門坂在城臯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壇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 向曰

城臯坂名磧礫小石 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也羊腸言坂勢屈曲

善曰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

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 銑曰寒陰寒雲也籠蔽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 息

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

之駕稅矣宋王太言賦曰方地為輿負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

之駕稅矣宋王太言賦曰方地為輿負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

諧翰曰徒衆稅舍倚佩也言息衆舍駕佩劍視八荒鷦鷯不能飛玄武

伏川梁善曰鷦鷯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磨智負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

玄武縮於殼中今騰蛇蜿而自糾濟曰鷦鷯鳥也玄武龜也言寒不能飛伏於川梁之下

鍛翻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

行藏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

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

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日用之則行捨之則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良曰殘翻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暫自傷結豎小兒

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與小人同安足以達行藏之理休上人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

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銑曰西北日不周風

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

徊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寶書為

君掩瑶琴詎能開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

南和丹縉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翰日寶書真經也為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披翫

也也瑶琴玉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日

善

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  
南悵望予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濟曰  
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 膏鑪絕沈燎綺  
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

席生浮埃 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  
煙而無焰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  
酒賦曰綃綺為席犀象為鎮 良曰膏燈也鑪  
香鑪言皆沈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善曰言因桂水以通  
情也楚辭曰桂水兮  
潺湲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  
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託遠念於興波 向曰  
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  
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騷上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 屈原字平仕楚為三  
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

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  
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

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  
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

警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  
以臭草惡禽穢風雲霓比小人援天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二

引聖終不見省  
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

顓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

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亂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

也 **朕皇考曰伯庸**逸曰

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 **朕皇考曰伯庸**逸曰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補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

有令名以及於已 **攝提貞于孟陬兮**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

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伯庸原父名也

也餘同逸註 **惟庚寅吾以降**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

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巳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皇覽**五臣

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 **皇覽**五臣

也 **余于**五臣本 **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逸曰皇皇

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巳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

始錫我以美善之名 **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名 **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逸曰

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

日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德觀其志也 **翰曰禮始生**



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紛吾

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紛吾

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遠也言已之生

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

齊曰內美謂忠貞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

遠能扈字江離與辟芷兮逸曰扈披也楚人名披

辟為幽也芷幽而丑五臣秋蘭以為佩汨于余

香良同逸注系作紉秋蘭以為佩汨于余

若將不及兮逸曰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

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

采眾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良曰

也汨疾也言已脩身清素披香草以為服飾恐年

歲之不吾與逸曰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

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銑曰恐年歲朝暮

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也朝暮

毗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逸曰攀取也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

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專太陽承天度

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

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過冬不

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

變易翰曰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

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

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變易忠直

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也逸曰淹久

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

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翰同逸注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逸曰零落皆

墮也草曰零

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  
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  
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 濟曰草木  
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  
老而不早用賢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  
於國無成功也

**度也** 五臣本上無不下無也字 逸曰年德盛  
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

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  
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  
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 良  
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  
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 **乘** 五臣其驥以馳騁  
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作策驥以馳騁

**兮來吾導夫先路** 逸曰驥驥駿馬也以喻賢智  
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  
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 向曰

得中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  
驥驥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人我 昔三后之

**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  
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

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  
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銑曰  
三后謂湯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  
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 **雜** 申椒與菌桂兮豈  
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維紐** 五臣 夫蕙芷 昌改切 逸曰申重也椒香  
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芷皆香草也以喻

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  
於化非獨索蕙芷任一人也 翰曰雜非一也  
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紐結也蕙芷香草也皆  
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 **彼堯舜之耿迥介**  
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今既遵道而得路

逸曰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

明大德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濟同逸注何桀紂

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求步步

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毒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

故身至惟五臣本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

滅亡隘

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論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

向曰偷苟且也餘同逸注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若

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忽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逸曰踵繼也武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

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

繼續先王之迹荃木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

齊怒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齊曰齊同也言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

舍也

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

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良曰謇謇直言貌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已患恐君之敗

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

也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脩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

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向曰九

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

而君不用我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遜而有佗故將欲自盡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遜而有佗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銑

曰初始成平悔改遜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他志余既

不難有五臣本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逸曰近日離遠曰別

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翰曰傷惜

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余既滋蘭之九畹於今但惜君信讒而數變易余既滋蘭之九畹於今

又樹蕙之百畝

逸曰滋蕙也十二畝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

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蕙也蘭蕙草

喻行也言我雖被哇留夷與揭車兮雜斤逐脩行彌多哇留夷夷與揭作藹車兮雜

杜蘅與芳芷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為哇杜蘅芳芷皆

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蘅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良曰言

積累衆芳自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絜飾其德行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

吾將刈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

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盛貌言我種植衆芳冀枝葉之盛願待成時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逸曰萎病也絕落也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

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

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衆皆競進以貪婪力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

今憑不厭乎求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食婪曰憑

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絜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衆在朝者皆競爲進趣貪婪財利翰曰言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爲求索

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

度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

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已以量度他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

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

余心之所急

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

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

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

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

逸曰冉冉

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

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朝飲木蘭之

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逸曰墜墮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墮露吸正

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白潤澤

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

荷余情其信姱瓜苦以練要

兮長顧感頷呼感乎亦何傷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頷

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頷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大擇要道而行雖長擊五臣木根以結蒞兮貫

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矯菌桂以紉蕙

兮索胡繩之纏纏所綺纏好貌也矯直也言已行雖

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比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已

前脩兮非時五臣俗之所服逸曰言我忠信吾法夫

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

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

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

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  
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

同逸注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生之多艱逸  
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

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  
隕其身也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

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  
屯難

余雖好脩姱苦以鞿居羈兮蹇朝諝而夕替  
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

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諝諫也詩云諝予不顧替  
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

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蹇蹇於君夕暮而  
身廢棄也濟曰鞿羈銜勒也言我雖習前聖

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  
而夕暮

既替余以蕙纒思羊兮又申之以攬芷逸  
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

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芷以自  
結束執志彌篤也良曰纒佩也言君所以廢

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  
我猶攬芳草自

結束以執貞節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  
未悔

逸曰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終不悔恨也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

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心逸脩謂懷

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  
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

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  
亂國將傾危也銑曰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

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

角謂

不察衆人悲苦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

余以五臣善淫逸曰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

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

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

可任也翰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

直也誼諺謂譖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

譖毀之謂我固時俗之工巧兮循規矩而改

善為淫亂錯倉故逸曰循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

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

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齊

日規矩法則也言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

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

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

之法亦必敗國危政容以為度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

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

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

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

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良曰

言背墨繩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為邪佞競

合當代以取容媚不忱屯鬱悒余佗丑祭丑兮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逸曰忱徒昆切憂貌也佗

堂堂立貌也係丑世切佳也楚人名佳曰祭言

我所忱忱而憂中心鬱悒悒悒然佳立而失志者

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

困也向曰忱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言我憂思

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寧溘以流亡兮

容媚固獨窮困於當時寧溘合苦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為此態也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然

之性為邪淫之態也銑曰言驚鳥之五臣本

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驚鳥之無之字



不羣兮自前代

五臣作世而固然

逸曰鷲執也謂能

類也以喻忠正言鷲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

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

然非獨於今翰曰鷲鳥鷹鷂之屬此鳥執志

剛厲不與眾鳥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

俗為諂媚從前代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固如是非但於我而相安

逸曰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

也齊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屈心而抑志兮

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忍尤而攘詬

呼候也詭耻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

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

人如孔子誅少正知也良曰我所以屈心案

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

誅讒佞清朝廷也聖之所厚

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

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兮延佇乎吾將反

向同逸注悔相道之不察

五臣本有

之遺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

將欲還反終已之志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逸曰迴旋也

崦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

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翰曰迴

車復路也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逸曰

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

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

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濟曰椒

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

二

二

二

二

二

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進不入以離尤今退將

復五臣本脩吾初服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

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絮之服良曰尤

同逸注制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逸曰

也芟蒨也荷扶藻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

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芟荷集合芙蓉以

為衣裳被服愈絮脩善益明向日製裁集合

也芟荷水草言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

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

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

以異於眾也 孰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

既不見用我將高冠步與澤其雜糅女兮唯昭

質其猶未虛逸曰步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

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

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

善其身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

離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 忽反顧以游目

明絮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分將往觀乎四荒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

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

進不入以離尤今退將

復五臣本脩吾初服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

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絮之服良曰尤

同逸注制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逸曰

也芟蒨也荷扶藻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

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芟荷集合芙蓉以

為衣裳被服愈絮脩善益明向日製裁集合

也芟荷水草言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

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

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

以異於眾也 孰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

既不見用我將高冠步與澤其雜糅女兮唯昭

質其猶未虛逸曰步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

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

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

善其身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

離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 忽反顧以游目

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

進不入以離尤今退將

復五臣本脩吾初服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

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絮之服良曰尤

同逸注制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逸曰

也芟蒨也荷扶藻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

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芟荷集合芙蓉以

為衣裳被服愈絮脩善益明向日製裁集合

也芟荷水草言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

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

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

以異於眾也 孰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

既不見用我將高冠步與澤其雜糅女兮唯昭

質其猶未虛逸曰步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

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

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

善其身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

離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 忽反顧以游目

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

進不入以離尤今退將

復五臣本脩吾初服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

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絮之服良曰尤

同逸注制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逸曰

也芟蒨也荷扶藻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

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芟荷集合芙蓉以

為衣裳被服愈絮脩善益明向日製裁集合

也芟荷水草言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

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

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

以異於眾也 孰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

既不見用我將高冠步與澤其雜糅女兮唯昭

質其猶未虛逸曰步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

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

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

善其身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

離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 忽反顧以游目

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良曰嶺  
紛盛貌菲菲香氣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  
服佩忠信芳香人生各有所樂今余獨好脩以  
之行彌加明潔

**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  
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雖體解  
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為常

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

五臣作何懲言已好脩忠

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銑曰  
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

更何所懼

懲懼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

五臣作罵予

逸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  
女嬃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

數怒重詈我也翰曰言我行曰角五臣幸胡  
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有以亡

五臣作方

身兮終然天平羽

五臣本之野

女嬃詞也鮫堯臣也帝繫曰顛頊後五葉而生  
鮫婞音脛很也蚤死曰夭言堯使鮫治洪水婞

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  
嬃比屈原於鮫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濟曰此

女嬃之言也蘇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蘇很戾  
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原

亦將遇害

汝何博謇

五臣作蹇

而好脩兮紛獨有此

姱節

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  
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

惡於世向曰嬃數諫原云汝何博好古資茲  
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

葉

綠菴移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資蒺

芻也菴臬耳也詩曰楚楚者黃又曰終朝采芻  
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

嬖言眾人皆佩蕢藁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  
 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  
 與眾同故斥弃也 銑曰蕢藁菴皆惡草以喻  
 讒佞判別也嬖言眾人皆體蕢藁之行盈滿於  
 朝汝獨佩蘭蕙之德 眾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  
 之中情 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  
 察我中情之善否 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困邪  
 佞之惡不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  
 非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勞獨而不予聽 逸曰  
 也詩曰哀此榮獨予我也言特俗之人皆行佞  
 偽相朋黨丞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肯  
 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  
 進舉以為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  
 之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逸曰節度  
 也歷數也

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  
 寄憤憑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  
 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逸曰帝繫曰  
 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  
 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  
 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已行聖  
 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

**康娛以自縱**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  
 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  
 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銑曰啓  
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  
娛樂自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逸  
縱而喪

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  
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  
失國兄第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  
康失國昆弟五人湏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

篇也翰曰言太康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弄  
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逸曰弄諸侯也  
田獵也封狐大

狐也言弄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  
大狐齊曰弄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  
狐犯天之孽固亂流其鮮終兮泥任又貪夫厥  
以亡其國

家逸曰鮮少也泥寒泥弄相也厥其也婦謂之  
家言弄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

人事信任寒泥使為國相泥行媚於內施賂於  
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弄田將歸使家臣衆  
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弄以亂得

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良曰厥其家妻也  
言弄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而又為荒淫之行  
故為泥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

澆弔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逸曰澆寒泥  
力也縱放也言泥取弄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  
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向曰言澆  
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

忍其諫以殺夏后相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  
用夫顛隕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  
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  
隕而墮地論語弄善射弄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左氏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弄自鉏遷于

窮石因夏氏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

淫于原獸奔武羅伯因熊髡尤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三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也**統同逸注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王也言常背天違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

**而不長**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菹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

王祀黃戲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湯**濟曰辛紂殷之亡王也菹醢肉醬也

**五臣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逸曰嚴畏也祇作儼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賜

**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逸曰頗傾也言三

**皇天無私阿兮覽**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也

**德焉錯**七輔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

**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

**神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

紂為淫虐傳與文王 良曰言皇天無私親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曰

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士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 翰曰言人有聖瞻前而

顧後兮相觀人五臣之計極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是以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真偽 濟同逸注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不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行

不成 銑曰孰誰服川也言人臣誰有不義不善而可任用者也 陸 簷 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正言危行身將危亡

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向日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 不量鑿而正枘而兮固前脩以菹醢逸

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 曾 歔 許

歔 許 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逸曰曾累也歔 累息而懼鬱悒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日 翰曰言累益歔歔而憂思有

哀我不值明聖之 攬 茹 蕙以掩涕兮霑 余襟之浪浪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

君屬昏闇之代 攬 五臣 茹 如 蕙以掩涕兮霑 余襟之浪浪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

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粟  
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 濟曰茹  
臭也蕙香草以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  
喻忠貞之心

中正駟玉虬以乘驚鳥計兮溘合埃風余上征曰逸

敷布也取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

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

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

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

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憂

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驚鳳凰別名也山海

經驚身有五采蓋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

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

遠羣小也朝發軔刃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良同逸注朝發軔刃於蒼梧舜所居縣

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

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久至縣圃之山受道

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向曰軔車輪也蒼梧舜

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 欲少留此靈璫先

居言朝夕遠遊神仙之山

今日忽忽其將暮逸曰靈以喻君璫門鑊也文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頌政教日又忽去時

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銑曰靈君也

璫門閣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 吾令羲和弭

閣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節兮望崦嵫而勿迫逸曰羲和日御也弭

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

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附近冀

及盛時遇賢君也 翰曰言我使羲和 路漫漫

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逸曰脩長也言天



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飲余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濟曰漫漫遠貌

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逸曰咸池日所浴也揔結也扶桑日

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

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良曰飲馬咸

池結轡扶桑言遠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五

遊冀得延年也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

作道以相羊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

也言已揔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

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園向曰道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若

木之枝擊日御使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迴且相羊而遊也

奔屬逸曰望舒月御也月射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

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銑曰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

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鸞皇為余先戒兮雷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師告余五臣以未具逸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以

以與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翰曰鸞皇

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餘同逸注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

以日夜逸曰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濟同

逸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音迓

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

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  
 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良曰飄風雲霓以喻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  
 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帥與屯結謀迎  
 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  
 下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  
 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  
 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吾令帝  
 不可知之也向曰紛亂也餘同逸注  
 閻開關兮倚閻闔而望予逸曰帝謂天帝也閻  
 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懇天帝使閻人  
 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銑  
 曰閻主門人也言已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  
 閻人開天門閻人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不得入  
 時曖曖其將罷五臣作疲兮結幽蘭而延佇逸曰曖  
 曖昏貌

巖極也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  
 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翰曰言時  
 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世溷  
 結香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呼本濁而不  
 分兮好蔽美而嫉妬逸曰溷亂也濁貪也言特  
 蔽美德而嫉妬忠信濟曰蔽隱也言時代朝  
 亂濁不能分別好惡好隱人美行嫉妬忠良朝  
 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閻風而綈馬逸曰濟  
 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閻風山名  
 在崑崙上縹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  
 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潔淨閻風清  
 明言已脩潔白之行不懈怠也良曰白水神  
 泉也閻風仙山也綈係也言世皆濁亂將忽反  
 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潔清  
 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逸曰楚有高丘之  
 山女以喻臣言已

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  
之悲而流涕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

臣也言我將遠志忽反顧楚溘吾遊此春宮兮

國無忠臣心為之悲而流涕溘吾遊此春宮兮

折瓊枝以繼佩逸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

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  
行仁義志亦固也銑曰見萬物始生乃折取

瓊草之枝以續佩及榮華之木落兮相下女之

帶重其鮮紫可貽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墜也相視也貽遺

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吾令豐

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翰同逸注

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逸曰豐隆雲師處妃

我今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紫若處妃  
有欲與并力也濟曰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

言我使雲師求賢臣解佩纒相以結言兮吾令

所在騁之與同治也楚脩以為理逸曰纒佩帶也楚脩伏羲氏之臣

楚脩以為理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處妃

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良曰言我既

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良曰言我既

見處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紛總總其離合兮

令楚脩為媒以通辭理也紛總總其離合兮

忽緯繡呼其難遷逸曰緯繡垂疾也呼麥切遷

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

于鬼盤逸曰次舍也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  
于流沙洧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

嶷之山言虛妃體好清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  
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銑曰窮  
石弱水出處洧盤水名出崦嵫山夕舍 保厥美

以驕傲今日康娛以淫遊 逸曰倨簡曰驕侮慢  
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  
戲無事君之意 翰曰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

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 雖信美而無禮今來  
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

違弃而改求 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虛妃雖有  
去相弃而更求賢 齊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

德而不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違弃此人改求  
賢者共同覽相觀於四極今周流乎天 五臣作

志事君也 余乃下 逸曰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  
然後乃來下 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

周遍求賢不得 我乃復下來 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 嵩之

佚逸 女 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  
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

之言已望瑶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  
事君也 良曰瑶臺玉臺也娥女契母簡狄喻

貞賢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逸曰鳩惡  
也 毒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

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 向曰  
為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 雄鳩之鳴

兮余猶惡其佻 周巧 逸曰逝往也言又使雄鳩  
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銑曰雄鳩多聲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銑曰雄鳩多聲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輕巧而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逸曰適

不信巴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雉鳩多

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

既受詒異今恐高辛之先我逸曰高辛魯有天

辛氏為帝魯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

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魯以先我得簡

狄也濟曰詒遺也高辛帝魯也言我得賢人

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魯先我

而得之帝魯欲遠集五臣而無所止兮聊浮遊

以逍遙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

也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及少康之未

力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

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

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

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

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源放至

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處妃則不肯見求簡狄

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

也是不欲遠去貌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

逸曰適

往也言

也

下號也帝繫曰高

辛魯有

天

高

辛魯

有

天

高

辛魯

有

天

高

辛魯

有

天

高

輕巧而

不信

也

而

心

猶

豫

而

狐

疑

兮

欲

自

適

而

不

可

也

言

巴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雉鳩多

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

也

既受詒異今恐高辛之先我

辛氏為帝魯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

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魯以先我得簡

狄也

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魯先我

而得之帝魯欲遠集

以逍遙

也

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

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

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源放至

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處妃則不肯見求簡狄

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

也是不欲遠去貌

言之不固

復使回移

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君回

移

時

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

士而舉邪惡之人

溷濁

而嫉賢

今好蔽美而稱惡

再言

溷濁

而稱惡

再言

溷濁

而稱惡

再言

溷濁

而稱惡

再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嫉妬賢良蔽隱閨中既以王逸本邃遠兮哲王

又不寤逸曰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寤覺

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

宗殺孝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

宜也濟曰閨中宮門中也言宮中深遠懷朕

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五臣有與此終古逸曰

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

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良曰言我懷忠信之

情無所啓發安能忍而與索所瓊茅以筵廷

昏主終古居乎復將遠去索所瓊茅以筵廷

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逸曰索取也瓊茅靈草

結草折竹卜曰筮靈氛占明占吉凶者言已欲

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取草筮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

慕之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銑曰曰者靈氛語辭

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

也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思九州之博大兮豈

唯是其有女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豈獨楚

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曰勉遠逝而無狐王逸本

疑兮孰

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

之君何必思故君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

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時五臣幽昧以眩

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時作世幽昧以眩

暉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暉曰眩暉或亂貌屈原

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良曰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

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之乎人五臣本好去

原以此答靈氛難去之辭也作民好去

惡故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楚國也言天

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在獨異也

向曰好愛惡憎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

楚鄉之人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蘭其不可

更甚異佩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蒲

佩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為不可佩

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銑

曰言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蒲於要帶謂蘭

不可堪佩帶言皆好讒佞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分

謂忠正不可行於身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分

豈理池美之能當逸曰察視也理美玉也相玉

言特人無能識滅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

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

良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弃忠直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所而要之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

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

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向曰糈米也所以享

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疑續其並迎逸曰翳蔽也續盛貌也九疑舜

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

已之志銑曰續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糈則

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皇剡剡其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

告我當去尤吉善也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

也向同逸註

紆之所同逸曰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

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濟曰曰巫咸辭也勉

疆也上謂君下謂臣矱度也言當自勉疆上求

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湯禹儼而求合兮

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湯禹儼而求合兮

摯臯五臣本繇而能調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

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

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良曰

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已之苟

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中情其好脩兮五臣本何必用夫行媒逸曰行

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

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向曰苟且

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絮則明說操築於傳

君且當舉作何必須左右之達



巖兮武丁用而不疑逸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

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

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

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銑曰說賢人代胥

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

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呂望之鼓刀兮遭周

說於傳巖委任之不疑

文而得舉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

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

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

以歸用為師翰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避紂

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

舉之竟審戚之謳歌兮齊相聞以該輔逸曰審

立大功該備也審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

相公夜出審戚方飯牛叩角而歌相公聞之知

其賢舉用為卿備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

佐也濟同逸注

其五臣本未央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已所以

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

成德化餘

同逸注

恐鷦弟鳥桂

之先鳴兮使五臣本

百

草為五臣本

之不芳逸曰鷦鷯一名賈鷦常以

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

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向曰鷦鷯鳥名

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

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何

瓊珮之偃蹇兮眾愛

然而蔽之逸曰偃蹇眾

愛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愛然而蔽之傷不得

施用也銑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眾

施用也

銑曰瓊玉也

小人也蔓亦盛也言我有惟此黨人之不亮兮

美德為小人衆盛而蔽之恐嫉妬而折之逸曰信亮也言楚國之人不尚

挫而敗也翰曰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

此黨謂楚國也此黨謂楚國也淹留逸曰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

亂變易不可住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逸

荃蕙皆香草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至

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

忠信更為佞偽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何

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五臣本艾也五臣

也字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

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佞愚向同逸注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逸曰言士人所

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銑曰

言明智之士佞愚者豈有他故為若不好脩潔

之士而自損害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逸曰

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

蘭能進賢遠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

但有長大之貌淨華而已翰曰蘭懷王弟也

羌乃也以蘭為可怙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

大而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引五臣本乎衆芳

已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

諂佞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濟同椒專佞以慢慝及兮撥殺又欲充其佩幃

音憚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

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此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良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既干進而務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

入兮又何芳之能祗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

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向曰言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

貴人之能以而舉之固時俗之從流五臣有兮又孰能無

變化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

疾之甚也孰曰固此諂佞之俗覽椒

况今又况揭車與江離離子蘭變節若此

言况朝廷衆臣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翰曰

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何况衆賢而不從俗以

自容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逸曰歷

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

曹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齊曰惟此原

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芳菲菲而難虧兮芬五

外佩衆芳餘同逸注有兩至今猶未沫亡具反逸曰虧歇也沫已也

今尚未已也良曰虧損也言已芳菲之和調

盛誠難損歇雖遭弃逐至今猶未已也

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逸曰言我雖不見

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及余飾之方

以求同志向曰女同志人也

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逸曰上謂君下謂臣銑

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靈氣既告余以言占兮

下賢明者欲往就之

歷吉日乎吾將行逸曰言靈氣既告我以吉占

翰曰歷選也言靈氣告我遠去告我折瓊枝以為

我今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

羞兮精瓊靡以為糧音張 逸曰羞脯也精

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為

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 齊同逸注

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逸曰象象牙也言

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

世俗莫識也 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以比君

子之德言我遠遊但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

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遭吾道夫崑崙兮

路脩遠以周流逸曰遭轉也楚人名轉為遭言

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揚志五臣無

同志 銑曰以求所安餘同逸注

雲霓之掩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逸曰揚披也掩

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

靈氣既告余以言占兮

下賢明者欲往就之

歷吉日乎吾將行

翰曰歷選也言靈氣告我遠去告我折瓊枝以為

我今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

羞兮精瓊靡以為糧

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為

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

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

世俗莫識也

子之德言我遠遊但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

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路脩遠以周流

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揚志

雲霓之掩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夕余至乎西極

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

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

下賢明者欲往就之

歷吉日乎吾將行

翰曰歷選也言靈氣告我遠去告我折瓊枝以為

我今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

羞兮精瓊靡以為糧

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為

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

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

世俗莫識也

子之德言我遠遊但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

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路脩遠以周流

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揚志

雲霓之掩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夕余至乎西極

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

所入也言朝發東方夕至西極順天道也鳳皇翼五臣作紛字其承旂兮

高翱翔之翼翼逸曰翼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

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旌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良曰言我行順天道故

鳳皇承旂引路飛翔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

而容與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道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

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絜自洒飾也向日流沙西極

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予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度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

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銑曰麾招梁橋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

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渡路脩遠以多艱兮騰

言能感神獸聖帝相接路脩遠以多艱兮騰

衆車使徑待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及

及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為期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

君行左垂不與已同志也屯余車其五臣無千乘兮

齊玉軼大而並馳逸曰屯陳也軼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濟以玉為

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良曰屯聚乘車也軼車轄也車所以載

之君良曰屯聚乘車也軼車轄也車所以載

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也 **駕八**

**龍之婉婉**阮於今載雲旗之委移五臣作逶迤言

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

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向曰八龍入節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

可御氣為載雲為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

旗也婉婉美貌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逸曰邈邈遠貌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

**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

**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曰簫韶九成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

媮樂而已 **陟升皇之赫戲**平今忽臨睨五臣

**舊鄉**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

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 濟曰陟升言我升天庭對光曜

忽復下視楚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五臣

國而愁思也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無顧字而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

不恣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

明也 良曰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

行也此終志不亂曰指揔撮行要也屈原舒肆去故辭義自明亂曰指揔撮行要也屈原舒肆

憤薄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 **已矣哉國無人**

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已矣哉國無人**

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逸曰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

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眾人無有

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向曰言既時代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

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逸曰言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銑同逸注

### 九歌四首

####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恚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歌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

歌名矣

####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

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

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璆鏘鳴兮琳琅

逸曰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

也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璆璆聲也詩曰佩玉璆璆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王玉璆五音而和且有節度 翰曰玉珥劍鐔也璆琳琅皆玉名以之為珮璆璆 璆璆兮玉璆璆 蓋將把兮璆璆 逸曰然而鳴 璆璆兮玉璆璆 蓋何

不也把持也璆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以璆玉為席美玉為璆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 濟曰言靈巫何不持璆 蕙肴蒸兮蘭藉夜 枝以為芳香皆取美潔也 蕙肴蒸兮蘭藉夜

奠桂酒兮椒漿 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良曰以蕙草蒸肉以蘭藉飲食以桂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 揚枹兮拊鼓 疏緩節兮

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騰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已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銑曰揚舉也枹鼓杖也使疏節希緩而安音 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靈偃

蹇兮姣服芳菲菲兮蒲堂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蒲堂室也 向曰菲菲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逸曰五香氣也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音宮商

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已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歌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翰曰繁會錯雜也君

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翰曰繁會錯雜也君



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言脩絜酒食極陳鼓樂  
神常歡歆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  
而遭放棄以至危苦

###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巨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

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

杜若之英以自絜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

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

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

導引神顏貌矜莊形躰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

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良曰蘭若

昔香草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央極也言將

奈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浴蘭芳衣五色之服

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

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并翳也

蹇將憺徒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逸曰蹇詞也

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

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

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

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

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銑曰蹇辭也壽宮祠龍

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龍

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逸曰龍駕言雲神駕

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

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

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

且翔也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

翔游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焱遙遠舉兮雲中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

遠舉復還其處 翰曰雲中神所居 **覽冀州** 今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

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濟曰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

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慄慄** 五臣作

覽之 逸曰君謂雲神慄慄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

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申心煩勞而思憊 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

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而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

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岨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

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

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相之中因為相夫人也所留蓋謂此

二女 銑曰君相水神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

之速 **美要眇兮宜脩沛** 吾乘兮桂舟 逸曰至也 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

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 向曰

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我復乘桂舟以迎

神也舟用桂者  
取香潔之異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逸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  
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翰曰願

神使波安流而我不  
望夫君兮歸五臣  
來吹參

差兮誰思  
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  
復誰思念  
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  
駕

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

飛龍兮北征邇  
連吾道兮洞庭  
逸曰屈原思神

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邇轉也洞庭太湖  
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

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良曰原思既畢  
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

直歸  
薛薄荔麗  
拍兮蕙綯承五臣  
全橈遙兮

蘭旌  
五臣作旗  
逸曰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

緝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四壁蕙草  
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緝權蘭為旌旆動以香

潔自脩飾也  
銑曰薛荔蕙荃蘭皆香草也原  
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緝棹亦以

為旌旗芬芳潔  
望涿  
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

靈  
逸曰涿陽者江陵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  
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

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岡以泄憂念橫度大江  
揚已精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已也  
向曰涿

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游此浦將橫絕  
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  
爰兮為余太息  
逸曰極已

類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  
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

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

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翰曰女謂屈平姊女類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女  
類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橫流涕兮潺湲

為隱思君兮徘徊符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

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君謂懷王也徘徊

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

念君也良曰潺湲流貌徘徊也感女桂權兮

須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思君子桂權兮

蘭棹胡角冰兮積雪逸曰斲斫也言已乘船

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銑曰擢楫也棹

船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舟值

天盛寒舉其楫擢斲冰凍紛采薜荔兮水中

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

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也涉水而求薜荔登山

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向曰薜荔香草也

生於陸美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

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

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擧取也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

絕逸曰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

絕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

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

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翰曰

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

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逸曰屈原憂愁俯

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

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濟曰

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愁下視水石淺淺

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

也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五臣作我以不閒

音閑 逸曰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

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真雖獲罪過不敢怨恨

於衆人間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其為治後以

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 良曰

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

為不信則以為閑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為治後

遂相背焉朝聘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逸曰朝以

澤曲曰臯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

以行道德弭安也者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

將暮日日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 銑曰夕

喻衰也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

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 鳥次兮屋上水

也騁驚疾行也弭節安意也 鳥次兮屋上水

周兮堂下逸曰次舍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已

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

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

向曰言已在江湖之中鳥止于屋水周繞于堂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逸曰玦玉

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

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

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

還意 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

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

君命已猶可以用也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下女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

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也言已願

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真正之人思

與同志終不變更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

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已

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

時不可

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

再盛也逍遙遊戲也言

再盛也

再盛也

再盛也

再盛也

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  
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銑曰自言憂愁欲以决死死不再生何由復  
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逸曰帝子謂堯

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

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

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没命水中

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

故曰愁我也向曰其神

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

娥娥鳥兮秋風洞庭

波兮木葉下

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

言君政急則眾人愁而賢者傷矣

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

用事則君子奔逐

登白蘋兮

五臣本無登字

騁望與往

期兮夕張去聲叶韻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

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

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

歆饗之也良曰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

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

君

命

鳥萃兮蘋中

何為兮木上

逸曰萃集也

集木巔而言草中

當在水而中而言木上以喻

所願不得失其所也

濟曰蘋水草也鳥當集

木上今在木中

習宜置水中今

沅有芷

止兮澧

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

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

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

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  
所以不敢違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銑  
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  
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  
慌荒忽兮

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逸曰言神鬼荒忽往來無  
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

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  
向曰慌忽  
麋何為

五匹  
作食  
今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逸曰麋獸名蛟龍  
類也言麋當在山

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  
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翰曰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  
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裔際也朝

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溘  
時制切  
逸曰濟  
渡也自傷驅馳不

出湖澤之域  
濟曰澤畔曰臯溘長  
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  
聞佳人兮

召予將騰駕兮借逝  
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借俱  
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

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  
不待侶偶也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冀聞夫

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  
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  
築室兮水中葺入

之兮以荷蓋  
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  
託附神明而居處也  
銑曰葺茨

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  
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  
葺全

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逸曰以葺草飾室壁  
累紫貝為壇布香椒

於堂上  
向曰葺香草也紫紫貝  
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  
桂棟兮蘭橈

老  
辛夷楣  
眉  
兮葺角房  
逸曰以桂木為屋棟以  
木蘭為橈辛夷香草以

作戶楣葺白芷也房室也  
翰曰桂香木蘭辛  
夷葺香草也橈椽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為房

之飾罔薜荔兮為帷擗瓦蕙五臣本擗作蓮擗兮旣張逸

罔結也結薜荔為帷帳擗析也以析蕙覆擗屋

齊曰擗屋聯也薜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為帷帳

擗析以為屋聯也白玉兮為鎮疏石蘭五臣本以

為芳逸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陳也

氣芷葺五臣本兮荷屋繚了兮五臣本杜蘅

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束也杜蘅香草也銑曰

芷杜蘅皆香草也以芷葺及荷葉葺以蓋屋又

束縛杜蘅置於水中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逸曰

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

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

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眾芳

為殿堂脩飾弥盛行善弥高也向曰百草

比日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廡屋也言又以為

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為隣也九

疑續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逸曰言舜使九

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眾多如雲翰曰舜葬

九疑山使其山之神靈來迎二女其來之眾續

紛如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襟兮澧浦逸曰袂

襟澹襦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

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

將適九夷也良曰襟禮澹袖襦也皆事神所

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無所用也故棄遺

之逸曰汀平也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遠者謂高賢

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

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濟

曰搴取也杜若以喻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

誠信遠者神及君也



容與

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  
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之士采芣苢香草以戲之共與前並也  
爾士也言曰惟婦人之式與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之舉以戲之其戲之也

註文選卷第三十二

賦大人入

